

# 中国旧式教育是“满堂灌”吗？

当前，每谈到教育，某些培训专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外国学者的理念，动辄皮亚杰、布鲁纳。引用他们的某些理念是对的，也符合毛泽东“洋为中用”的思想。但，纵观我国教育的现状，不得不说，在“古为今用”方面则令人担忧，似乎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批评过的“言必称希腊”那种现象。现在，某些人总是讽刺中国旧式的教育是“满堂灌”。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

现在，请读者看《论语·先进》篇中的一段话：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为了方便不熟悉这

段话的读者，我试着翻译如下：

子路问：“对于一件事，听到就干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父兄都在，怎么能听到就干呢？”冉有问：“对于一件事，听到就干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听到了就干。”事后，公西华说：“仲由问听到就干吗，您说：父兄都在，怎么能听到就干呢？冉有问听到就干吗，您说：听到就干。我迷惑了，斗胆想问问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孔子说：“冉求做事退缩，所以我激励他一下；仲由莽撞过人，所以我要拉拉他。”（冉有即冉求，仲由即子路）

这哪里是“满堂灌”？这是极其高明的中国式的“启发式”，也可称作中国“古代群言堂”。而且，在我看来，我们强调的“因材施教”即源于上述这段话。

请某些专家说说，直到现在，世界上哪一位西方教育家的理念，可超越东方孔子的这一思想？

这里，我想再引用《论语·述而》篇中孔子的一段话。
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
“愤”，不是愤怒的意思，而是学生虽苦思却不得其解的状态；“悱(fěi)”，是想说而表达不清的样子。

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学生学习，如果尚未进入苦思却不得其解的状态，就不要急着告诉他某个道理；同样，如果尚未进入想说而表达不清的样子，就不必立刻给他破某种知识。也就是说：只有学生进入到“愤”的状态时，老师才可对他们说说；同样，当他们进入到“悱”的状态后，老师才可解释给他们听听。

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”是说不能“举一反三”。孔子对这样的学生很生气，说：“就不再一遍一遍地

告诉他了。”

孔子的这一原则，很明显是强调：教育不是单向灌输，而要师生互动，尊重认知规律的过程。我们现在不是总说老师只是个引导者，最终是让学生“自主探究”吗？

请问：这种理念最早源于东方还是西方？是源于东方之中国还是东方之他国？

最后，我要开个玩笑：当你品尝异国的美食时，请记住与本国的菜肴比较比较。方便时还请告诉我：中国的筷子与他国的刀叉，在你看来，究竟何者得手？

文/李淑章



## 藏在中药名里的冬日风情

防风、忍冬、雪莲花……这些带着冰雪气息的中药名，是冬日写给大地的诗笺，藏着寒天里的生机与韧性，更藏着古人俯察草木、顺势养生的生存智慧。

“防风”，是冬日里最接地气的本草。《本草纲目》明言：“防者，御也，其功疗风最要，故名防风。”一语道破其药用精髓。隆冬时节，北风呼啸，百草凋零，唯有防风的茎秆依旧挺立，细弱的叶片裹着一层薄霜，却依旧透着倔强的绿意。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冻土层，吸纳着冬日的清寒之气，默默积蓄着抵御风霜的力量。作为中药，防风能祛风解表、胜湿止痛，恰似冬日里一道无形的屏障，为人们抵御风寒的侵袭。古人常将其采撷晾晒，妥帖收进药匣，待风寒感冒、关节酸痛时取出，与荆芥、羌活等配伍煎服，便能驱散一身寒气。寒风掠过屋檐，吹动檐下晾晒的防风药草，细碎的叶片簌簌作响，那是本草与冬日的私语，是寒天里最踏实的守护。

“忍冬”，将冬日的坚韧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忍冬，又名金银花，因“凌冬不凋，故名忍冬”（《本草经集注》）。当朔风卷着雪花铺满大地，其他草木早已枝枯叶落，忍冬的藤



蔓却依旧攀附在墙角、篱边，浓绿的叶片在白雪映衬下，更显生机盎然。偶尔有零星的花苞缀在枝头，待到暖阳“微醺”的午后，便悄然绽放，黄白相间的花朵，在寒风中吐露着清冽的甜香——不似春日百花的馥郁，却带着冰雪淬炼后的洁净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其列为上品，载其“主寒热，身肿”，其清热解毒的功效，恰是冬日里应对热毒疮疡、咽喉肿痛的良方。“忍冬”二字，藏着“以忍度冬”的深意，它熬过寒冬的风雪，在料峭中坚守生机，恰如生命在逆境中的沉潜，于寒天里

写就不屈的篇章。

“雪莲花”，是冬日里最具传奇色彩的本草。它生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山雪线之上，扎根于岩缝之间，与冰雪为伴，沐寒风而生。因“状如莲花，生于雪中”得名，雪莲花的名字，自带一种冰清玉洁的诗意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载其“能补阴益阳，治一切寒症”，它顶着风雪绽放，花瓣如白玉雕琢而成，在皑皑白雪中亭亭玉立，宛如遗世独立的仙子。雪莲花的生长，本就是一场与严寒的较量，它的根茎吸纳了雪域的纯净之气，凝聚成强大的药

力，能祛寒除湿、强筋健骨。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们而言，雪莲花是天赐的良药，更是冬日里的希望。它生于冰雪，却能驱散寒气；身处绝境，却能孕育生机。这份反差，让它成了本草世界里独树一帜的存在，也让“雪莲花”这个名字，成了冬日里最耀眼的精神符号。

“款冬花”，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。款冬，以“花出款冬，在冰下生”而得名（《尔雅》郭璞注），《本草图经》详载其形：“丛生溪涧旁，叶似葵而大，花出根下，紫色。”隆冬时节，溪水结冰，大地封冻，款冬花却能冲破冰层的桎梏，在冰面下悄然绽放，这份“破冰而生”的勇气，恰是冬日里最动人的生机。农人将其采撷回来，晾晒干燥后收存，待到冬日咳嗽不止、痰少咽干时，取几朵款冬花，与冰糖、雪梨同煮，熬成一碗温热的药汤。袅袅热气升腾，药香混着果香漫过鼻尖，喝下一口，温润的暖意从喉咙淌进胃里，咳嗽的干涩与刺痛便渐渐消散。“款冬花”的名字里，藏着冬日的暖意，它生于冰下，却能带来温润的疗愈，恰似寒夜中的炉火、寒冬里的暖阳，驱散一身的寒凉与孤寂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